





語錄二笈

余一日偶料揀亂書得語錄  
數板蠹蝕僅存或三五行或  
十百字老辣痛快險怪奇絕  
實語誑語句句皆破的為之悚  
然而首尾壞爛不知為何如





人也求之礫山得其完本乃  
立祖演所作圓悟虎丘却向  
這裏搬取出來方信波斯別  
瑤世有底事忽緇衣及門持  
此卷求序讀數過電光石火

閃爍燦爛醞釀毒藥色俱有  
儼然如見前人風度方知斷稿  
之名信不虛得合瓜贊嘆為  
之證明雖然識真人少接響  
人多試將此集莫出姓名使



諸方具眼者猜看師名妙倫  
天台人咸淳初元人日肅齋  
林希遠叙



斷橋和尚初住台州瑞峯祇園禪寺語錄

侍者

大寶

普清

編

師於淳祐元年三月十一日入院指三門云大道無門諸人擬向甚麼處入遂舉足去看脚下  
佛殿二千年前我不如你二千年後你不如我舉香  
去看看冷趣與你著把火  
踞室橫一丈豎十尺明眼被僞近傍不得若有人向  
這裏轉得身止得氣祇園水也未到你矣  
拈帖穿人鼻孔與人眼睛都來只是這一句子如何  
是得題目分明  
拈法衣這一片牛皮天下老和尚總被它包裹了也



新祇園一三四避禍連亦遭其害只得權享受之頃  
或拔之宜憫施泥帶水時

指法座盡大地是箇寶華王座三爲諸人不能履踐  
而使祇園向這裏起模畫樣說東道西無階梯處立  
階梯四座花香河

聖畢次結香去此香昔年行脚到雲居向故紙堆中  
拾得無端運到二又巖頭撞着箇巖下熟煮不爛底  
被它一喫氣息全無藥向爐中供養見住徑山與聖  
萬壽禪寺佛鑑禪師無準六和尚用野法乳之恩  
跌座禪乃立釋迹已無彌勒未生今日五當新  
祇園主文子應出說這不在長說短說曲說直說只

據自家亦骨力地拈出一司子使天上人間未聞者  
聞未見者見乃拈主文云豈得開山標禪師出來無  
掌呵可大笑却道自六去三百年未嘗聞有者德  
消息然雖與麼坐奈主文子未點頭在何似萬年松  
在祝融峯後與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  
聖云恁麼弄人非但瞎却老僧眼睛却連州一城人  
眼云在壽便歸方丈師拈云二天无一箇盡頭氣  
目一箇盡尾狼心却教老僧將赤肉然三棒也不無  
端然雖如是不因漁父引五得見波濤  
嘗說小參德山小參不答話太平茶賊趙州小參却  
答話亂世英雄二老漢各有彌天之過新祇園入院



事繁未暇勘證今夜且與祖翁出隻手整頓破沙盆  
教一切人同得受用以排打圓相云會麼南斗西  
北斗東移復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  
一禪床而立

師頌云曉花初拆露香新獨向空山吟幾雲忽被春  
風輕飄著淡紅脫落亂紛紛

謝知事上堂花開蝶舞柳上鶯啼覆臺未曉達磨猶  
迷分付叢林能事漢臨機一一好提撕忽然提撕不  
得計較不成祇園老情却與說三分話

上堂舉阿難問迦葉出尊位金欄外別傳何物迦葉  
召阿難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子著

師頌云落賴家風彼此知簾茶淡飯暫相依弟兄畢  
竟難同活不免分頭各自為

浴佛上堂四月八生悉達天上人間鬧聒聒老韶陽  
要打殺爭似祇園泊水鷺頭撥阿呵呵雖是死蛇會  
弄也活

結夏小參禪禪斷貫索左穿右穿道道主老肅橫掃  
堅掃冷剛漢直下會得便乃禁足於鑊湯爐炭護生  
於劍樹刀山天魔窺覷無門佛祖讚嘆言分若不然  
言元一日內二六時中一邊水畔行但行不上松根  
坐但坐只是向後達人不要道在祇園過夏何也此  
三言盡一日經復舉梁王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



一、**義**。廖云：廓然無聖王曰：對朕者誰？應云：不識。  
謂此云：老胡自西天來，將箇木鐺子，平白換人眼睛。  
若不是渠，三幾遭毒手，雖然諸人也須照顧良久云：  
看一也。

二、**三**。六自高地自厚，一一不是單三三，亦非九。唯愛  
三三，三三前丘大翁見人長揖高叉手，還有佛法底道  
理也。無咄合取臭口。

中夏二堂前半夏已去，新事不添，後半夏亦來，舊事  
不減，而今新也舊也，拈向一邊，諸人且道：是甚麼事？  
良久云：夜短睡不足，日長飢有餘。

解夏小參。鋤畬一片下種，一籬大似狼藉，不少日中。

一、**餐**。夜後一餐，大瀉敗闕尤多，祇園今夏雖則清寥，  
寥白的时候，厨之聚蠅之糝囊，無繫蟻之絲，要且不打。  
這鼓笛誰更管？你有結有解，無解無結，一箇八箇，拈  
馬作驢，三人四人，證龜成鱉，別別打刀，須是卻州鐵  
卓主文一下。復舉洞山示眾云：秋初夏末，兄弟東  
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云云。只如萬里無寸草，  
處作麼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宣洞  
山云：六唐國裏能有幾人。

師云：二尊宿一人舌上有十千關，一人脚下有三  
色線，檢點得出與你一鞦韆草鞋。

解夏上堂。布袋打開主文拈起去也，由你住也，由你。



云是通方一句子祇園向你道遂搖手云未是未是  
千秋二堂靈山註月普溪指月檢點將來只得生機  
祇園不待看毛直下分明揭示去也堅拂云團團離  
海嶠之起拂云漸漸出雲衢打圓相云此夜一輪滿  
擲下云清光何處無喝一喝便下座  
結夏上堂祇園今日結夏無可供養諸人昨自縣裏  
歸來有一轉語舉似大眾乃云曝曬坊外草鞋一輛  
定賣七錢

上堂一切心是佛心乃喝云這箇且不是佛心一切  
法是佛法豎主文云這箇且不是佛法既不是佛  
不是佛法畢竟是箇什麼擲下主文云阿刺刺呵刺

解夏小叅四月十五日頭頂天脚踏地七月十五日  
脚踏地頭頂天窮其結也了不可得究其解也了不  
可得不可得也了不可得諸人向這裏着得半隻眼  
黃面老漢與取提鞋碧眼胡兒叫來洗脚自餘蚊蚋  
之解蟻蟻之能且居門外若也今日三明日四悠悠  
颺颺瞞瞞頂頂士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復藥香嚴  
示眾云如人上樹口倚樹枝脚不踏枝手不攀枝忽  
有人問祖師西來意若答他即喪身失命不答又違  
他新問詩有虎頭上坐出云樹上即不問樹下道將  
一句來嚴遂呵呵大笑

師拈亡舌鼓布箇網子籠罩天下初僧虎頭一座鐘



則獨外與之相見爭奈依然落在裏許

二三一夏九十一日今朝事已周寒山逢拾得托王註  
不由王道話管什麼梨出青州棗出鄭州

謝道舊上堂舉慈明上堂云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  
寥煮茶山下水燒鼎洞中煇慈明老漢雖則大開東  
閣窗窗高窗檢點將來未免私用常住宅似祇園上  
冬到來只據現定且如何是現定底道理良久云面  
面相對心心相知人情若好與水也肥

浴佛上堂釋迦老子初生下來幸然清淨無端被後  
代兒孫護將惡水驀頭潑了道我報德酬恩殊不知  
倒添他一身毒豈祇園既忝未裔未免別展禮儀拈

折柄的箇不濕水冰無形軀直使通上徹下歡喜快  
活非但我佛快活乃至大地衆生一齊快活於是庄  
丈子亦快活不擲下去快活快活

結夏小衆即心即佛烏龜火裏輓金毬非佛非心琴  
弄水土懸寶鏡祇園今夏且與麼開試場立題三諸  
人能向九十日内不舉手示一機不動舌道一三管  
取心三及第作箇禪中狀元若是思而知慮而解言  
前定言句下明宗非惟辜負先賢亦乃埋沒自三與  
麼言報眾中莫有丹霄獨步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  
衆底麼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復尋野狐公案  
誦經云沙鷗盡日戲江濱幾度浮來幾度沉漁笛一



三驚起去衣前飛下碧波心

二堂疏疎幾隻牯牛總在瑞峯遮夏有心卧月眠雲  
無意空山拽履溪東溪西嶺上嶺下飲水自飲水  
三言笑三第一不得犯人苗稼拍禪床下座  
解夏小恙某說宜首座澗水冷冷巖雲片片滿三不  
問滿眼不見祇園早年行脚遊遍二十三州四十二  
縣衣囊空收拾一布袋拈起嶮似懸崖放下五如  
鏡面馬驚寒冷地知得走來騰身一覷因你者滯貨  
雖不直錢煞有靈驗何不向自恣曰打開平等布施  
直教貧賤者富貴富貴者貧賤山僧被何點破不覺  
手脚忙心膽顫卓主丈云鍊壁銀山通線

復舉僧問風穴和尚九夏賞勞請師言薦風穴云一  
把香蕒拈未暇六環金錫響搖空

師拈云剪水裁雲雕水鏤玉則不無風穴爭奈辜負  
來機祇園當時見他與麼問便與一棒何故見義不  
爲無勇也

敬聖節上堂正月初五日乃是我

皇慶誕之辰祇園臣子拈須彌槌擊虛空鼓集河沙  
諸佛說無量法門以祝萬年之壽然雖如是豎拂云  
且道這箇法門是那箇佛說擲拂於背後便下座  
退院上堂來住瑞峯去住瑞巖未操雪曲且打鄉談  
撫禪床云會麼天上人間一十三



祇園語錄終

斷橋和尚住天台國清教忠禪寺語錄

侍者

山門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爲什麼把手拽不入喝一

佛殿坐底立立底坐我即你你即我畢竟燒香禮拜

誰插香云幾成話墮  
太師祠堂宏施韜畧密展謀猷胃中浩氣遠邁伊周

玉爐香噴幾千秋  
方式我此一關無背無向擬欲進前網在頭上

墜座拈香祝  
聖畢乃云天台北畔石橋南邊中有招提號曰方廣



今當半寒半歎半聾半啞底老僧為主寒山拾得把  
定關津然後豐干管領五百輩無地頭漢普請拗折  
主丈割斷草鞋各出隻手扶持住山鉏斧直得三邊  
雲淨一國風清樵牧懽呼禽魚鼓躍正與麼時且功  
歸何所一爐沉水謝閭丘復舉寒山拾得問豐干  
和尚古鏡不磨時如何照燭豐干云冰壺無影像猿  
猴探水月寒山云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豐干云萬  
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二人禮拜而退  
師拈云幸然好一面古鏡無端被寒拾豐干強加繪  
畫清明者逝矣新國清忍俊不禁未免重為發揮去  
也豎拂云不待高懸起蚩尤已失威

當晚小叅建法幢立宗旨現成爐鞴不用安排延音  
衲接俊流本分鉗鎚何妨施設全機把定照用並行  
一線放開主賓互立這箇是新國清尋常制度忽若  
雙澗水流或緩或激五峰雲起或低或高又作麼生  
定當良久云伯牙撫琴復舉永明潛禪師因僧問  
逢磨西來傳箇什麼永明云傳箇策子僧云與麼則  
心外有法明云心內無法  
師拈云問者如棒打空答者似刀割水多少學語之  
流生理向策子裏敢問大衆逢磨西來畢竟傳箇什  
麼以拂子搖曳云風獵虬髯月搖鳳尾  
次日爲太師越國公上堂乃云大鈞獨運撼動乾



坤大用全提奔忙日月直下佩毗盧正印按王庫寶  
刀一生一殺韜畧雙全一放一收文武兼備折犬羊  
於北虜叱蛇豕於西戎遺德在乎生民大勦勒乎彝  
鼎故乃超越今古獨步雲霄出沒死生如遊園觀正  
當與麼時如何擊拂云不離碧油幢世界全身已在  
梵王宮

結座紫簫聲斷月初斜笑指蓬瀛是故家十二玉樓  
尋不見手攀仙鶴步烟霞

涅槃上堂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  
嘗說一字大衆黃面瞿曇多虛少實供下死款無人  
翻得年年花土競芳時拍禪床云東風一陣成狼藉

三月旦上堂梨花李花白杏花桃花紅的的正法眼  
藏的的古佛心宗靈雲老幾曾夢見道得底都是脫  
空回耐螺江釣魚船上翁絲綸倒把攬春風

上堂金佛不度爐道士念蘇爐木佛不度火高山打  
竈墮涅槃不度水鍾馗嚇小鬼真佛屋裏坐喫趙州  
老漢敗露了也大衆若還未知更聽國清擘破面皮  
揭示看以手作摩面勢何似鍾山寶公

佛鑑和尚忌拈香你是川僧我是浙僧相逢相見元  
似不曾因何今日成寬博不見道臭肉來蠅  
四月八上堂紅日昇芳慧日明而不晦白雲吐芳慈  
容露而不遮林不文加芳曾題卍字峰巒重疊芳足



躡千花好箇天然古釋迦若謂今朝始誕梵王家苦  
哉佛陀耶苦哉佛陀耶

結夏小參忒張法要一喝裏分主分賓大闡宗綱三  
句中具殺具活此乃先輩狗偷鼠竊之技能山僧自  
生下來雙耳聾兩眼睛推不去托不來限限進進催  
催侗侗一夏百二十日雖與大眾同行同住同坐同  
眠且無針頭線脚之術耀然雖如是山門外兩箇金  
剛爲甚麼各自瞪眉拳拳執杆叫叫復舉南泉因  
兩堂首座多猶兒南泉遂提起云道得則不斬兩堂  
無語南泉斬却猶兒晚下趙州歸南泉舉前話趙州  
將草鞋戴頭上而出南泉云子若在救得猶兒

師頌云送春賸次舉金樽客不開襟怎與論自飲一  
盃歸去後喜逢家樂開黃昏

謝頭首秉拂上堂虛空消殞擡頭磕破腦門大地平  
沉動脚踢傷梅指國清一衆箇箇皮下有血眼裏有  
筋還曾如此也未儻若遲疑更須高著眼看拋拂子  
於背後佗雲歸似陣擲下主丈云流水去如飛

上堂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錦鱗未審以何爲食峰云  
待汝出網來却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  
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師拈云賓則鳳舞丹青主則龍驤碧漢二大老可謂  
是一賓一主彼此得宜爭奈離雀井蛙紛然喧呶不



知其所向

上堂五峰影裏雙澗聲中有大寶藏八面玲瓏諸人  
在此看到許多時節因甚眼看不出口說不通山僧  
今日直下打開去也堅主丈云者箇是祕魔一把杖  
橫主丈云者箇是道吾一柄錘打三圓相云者箇是  
雪峰三箇木毬呵呵呵且不似曹溪路上剎竿頭風  
動幡幡動風自南自北自西自東

六月半立秋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脂豎起手  
拍頭玄沙掣破胸指頭提起主丈云都來不出山僧  
主丈頭何以見得卓主丈云一葉落天下秋

黃蘗直山和尚至兼謝監收上堂佛祖命脉危若懸

絲赤手扶持還他作者筭子與籌子論義勝負未問  
諸人黃蘗打臨濟六十烏藤且道那一不打不着良  
久云明眼難瞞

解夏小參長期百二十日一衆心如牆壁突看無位  
真人面門自出自入住山老漢贏得兩涵涵隨接搜  
且免橫磕豎敲左提右挈拔眼中屑抽腦後釘解無  
粘之粘去不縛之縛而今一夏已圓幸有東山遺下  
陳年鍊酸醃花釀將來普同供養卓主丈云臺破飢  
腸你悵悵打拳自有喫拳時復舉僧問雙泉西天  
以臘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雙泉云足不履地  
師云諸人還見雙泉麼忽有人問雙澗只荅他道頭



不頂天諸人還識雙澗麼聽取一頌足不履地頭不頂天繞識雙澗便見雙泉澗有今古答無正偏若也示曉細嚼黃連

上堂峯頭異角靈毛澗底錦鱗賴尾各各性命一條都在山僧手裏今日放開線路也不妨自馳自驟自蜚自鳴自泳自遊自潛自躍又阿誰管你諸方密布漫天網子扣禪床下座

上堂淘沙得金鑿石得玉張弓得鳥擲釣得魚應是人所求者所取者無有不得者唯我衲僧家求得到有空乎大地取得到無塞乎太虛且道因甚如此以拂書□字下座

冬至小叅鴻鴻濛濛混沌沌好箇大安樂法門無端一變便有天地日月轉二十四氣翻七十二候為舒為慘為盛為衰為殺為生為消為長從上佛祖置而勿論汝等諸人墮在裏許心役役口嘮嘮手不停脚不住七顛八倒八倒七顛何時休歇也國清今夜當此陰不陰陽不陽普為指出大安樂法門大家同入同證同住大安樂法門擊拂云金香爐下鑲崑崙復舉汾陽和尚一日拈主文示眾云識得主文子行脚事畢

師拈云大眾撲滅不息至於燎原濫觴不止至於滔天汾陽與麼為人禍事生也



謝頭首上堂節屆書雲命三禪者各自執筆向  
虛空中闢寫者箇字或著一畫或下一點或點劃不  
全便是孔夫子魯僂公莫辨其文莫知其義諸人要  
會麼遂顧視左右乃唾一唾下座

上堂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師姓什麼泉云姓王亘云  
還有眷屬也無泉云四臣不昧亘云王居何位泉云  
玉殿蒼生亘云玉殿蒼生時如何泉云不居正位  
師拈云面前趙背後逐背後趙面前隨陸亘大夫猶  
自不知若還知慕拈主丈云王老師王老師

臘八上堂門外一犬吠欄前一鳥鳴天際半鉤新月  
移影上疎櫺憶得雪山六載凍不死餓不殺夜半見

明星拍禪床下座

上堂舉南泉示衆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  
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

師拈云南泉二十棒打文殊普賢可謂棒棒見血只  
是罕遇知音國清門下寒山拾得昨夜三更起佛見  
法見山僧棒未曾拈各自隱身無地爲什麼如此蛇  
咬豈註

除夜小參心不起滅設饌開樽送舊年法無變遷吹  
簫打鼓迎新歲者裏着得一隻眼心也法也起也滅  
也愛也遷也一時百雜碎儻不如是依舊蘭日薰薰  
荷風穆穆菊露滴滴梅雪飄飄國清寺裏徐師叔一



兩無口刀分外使得着 復舉僧問琅琊清淨不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耶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  
大地

師頌云一從醉別畫堂前鬢亂釵橫語笑顛最是惱  
人腸肚處借婆裙子拜婆年

上堂拈拂云正朝握拂掃蕩窠窟左換牛渡右選馬  
潦堅拂云堅作一團是甚臭鶻擲下拂云分付諸人  
洗腸換骨

元宵謝兩序上堂前堂後堂賤賣佛法僧監寺副寺  
貴賣麻麥苴辨龍蛇維那提下定當餒驢馬典座杓  
頭設施違箇說話雖則是直歲普請邊事明眼衲僧

到來切忌指柳作楊證龜成鼈何故水上掛燈毬  
上堂舉仰山叅巖頭頭豎起拂子山展坐具頭放下  
拂子山收坐具頭云我不重你放只重你收山便出  
去

師拈云一豎一展一放一收仰山弄險過似巖頭賴  
是隨風回櫓棹幾乎翻却釣魚舟

上堂書國清教忠禪寺額大而化之之謂聖不可測  
之之謂神故能秉須彌筆蘸大海水壁虛空帝大書  
特書燦然奎畫之文直得玉轉珠回龍驤鳳舞輝騰  
今古超越見聞以此鎮靈夷清耶國以此宣教化獎  
忠勸正與麼時且當陽揭示光顯門庭一句如何指



陳亮舜為君稷契為臣覺苑長敷草木春

上堂舉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泉便歸方丈州云耆老漢尋常口吧吧地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侍者云莫道和尚無語好州遂與一掌云者一掌合是王老師喫

師拈云趙州老兒念一道迷鬼呪捻一朵翻手訣要且只禁得箇屋裏鬼爭奈天師拔劍何

雪山梵長老至上堂僧問臨濟辭黃蘗蘗云什麼處去濟云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此意如何荅云築着便作屎臭氣進云黃蘗便打又作麼生荅云正令當行進云濟約住棒遂與一掌又且如何荅云得人一牛

還人一馬進云黃蘗召侍者將先師禪版拂子來意在於何荅云糖和蜜進云濟亦喚侍者將火來又作麼生荅云漆投膠進云黃蘗云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為復是養子之緣為復是據款結案荅云被下有帶進云只如雪山和尚已出世為人未審和尚當時有河傳授荅云一寸龜毛重九斤進云與麼則祖翁一箇破沙盆已嘗兩手親分付荅云却被禪客啗啄

師乃云法身無相盡前簇簇排青嶂法眼無環屋角翻翻度碧巖夾山早知有此不向華亭船子撈下喪盡生涯國清與麼道誰知有箇不仁不義在暗地裏



南窗吟子亞宛家宛家

注夏小春東邊西邊比比驢腮馬頰者昨那昨紛紛  
鬼面注頭是皆諸方錐不去鈎不來一齊輟八五峰  
前雙鬚裏拽攬撐藤行看雲冉冉解衣拂石坐聽水  
潺潺喚使寒山笑驅拾得牽藕絲縛住老虎豎針眼  
放出大鰲彈指越萬年展眸終一夏者箇猶是現前  
六界三受用三昧且住山分上又作麼生紅莧葉間  
敷芍藥紫荊花底結林檎復舉趙州與文遠論義闢  
劣不顯勝者輸果子遠云請師立義州云我似一  
頭驢遠云我似驢曹州云我似驢冀遠云我似冀中  
五州云你在彼做什麼遠云過夏州云把將果子來

師拈云趙州布偈月一字文遠排斗底八明及乎兩  
陣交鋒到了則成兒戲是則也是把將果子來是劣  
義耶勝義耶

二堂計較盡處商量極時元來不是了了常知而  
一箇驢馱漢非風動非幡動錯下針錐便有一張三  
疊三日連與痛棒似拂蒿枝自後豎起竹篋擲金圈  
拋栗棘不容湊泊那許思惟渾崙鐵酸餡雜碎破沙  
盆夾弄者愈辛愈辣扶持者轉嶮轉危而今總在國  
清手可不拈出當陽設施驀喚侍者指西邊云烏那  
裏是阿誰

上堂墨德山一日飯遲托鉢赴堂雪嶺云鍾未鳴鼓



未嘗托鉢同甚處去山低頭歸方丈峯舉似巖頭頭  
云六小德山未嘗末後句山遂喚頭問云你不肯老  
僧那頭密啓其意山休去次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  
頭三傳堂前撫掌云且喜者老漢會末後句也雖然  
只得三年活三年後果遷化  
師頌云實八拙身已敗曠偷兒曲爲巧遮藏一豕着  
賊猶爾事攪斷平人幾肚腸

請蓋收上堂舉爲山問仰山甚處來攔頭坐關仰云  
田中來野老叙寒溫爲云田中未好刈也未布梯下  
井仰云好刈也酒後廝罵爲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  
青不黃見鑊鉤搭索仰云背後底是什麼揭起蓋面

帛爲云子還見麼倒轉鎗頭仰於地上拾一穗稻云  
和尚何曾問者箇貧子打翻蓆袋爲云此是鴉王擇  
乳喝一喝訝郎當漢又與麼去更有一轉語不在爲  
仰分上諸人已知了也知則下無且作麼生舉良久  
云賴有監收證明

解夏小叅伸手推出枕八九六十三舉足踢起磚五  
七四十二伶俐漢才得者一捏子便把須彌山掇安  
額上大海水傾入耳中隨群逐隊向長連床聚頭打  
睡山僧尋常眼孔闊肚皮大未嘗管着今夜普請開  
布袋頭不可放過依舊喚來撻掃蓆墊糞箕與衆執  
役但是堂前厨下門口路頭切不得喘氣何也近日



國清正令已行 復舉仰山叅東寺寺云你是甚處  
人仰云廣南人寺云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還收得  
否仰云收得寺云未審珠作何色仰云白月即現黑  
月即隱寺云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進前云昨到瀉  
山處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  
師頌云明珠璨璨對人傾是甚多年魚眼睛拋撒滿  
前收不上糞箕掃帚亂縱橫

上堂滿眼覷着滿耳聽着伸手觸着舉足踢着那更  
開口道着禪家流東邊參西邊學泊乎一問剗地卒  
討頭鼻不着山僧有箇萬病元雖無甚靈驗遇斯等  
人恰用得着要會麼良久云放下著

九月半上堂煙橫大野鴈篆長空玉露滴開八枝九  
枝黃菊金風剪下三片兩片丹楓吾家生涯雖然冷  
淡鷺拈主丈云取之無禁卓云用之無窮忽有問長  
老你又將常住物作私已受用也只向道非但今日  
從前多少事盡在不言中

上堂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  
意馬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僧問藏  
藏云我今日頭疼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海云我到  
者裏却不會僧回舉似馬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師拈云馬師如抱焦桐悠揚品弄那堪二子隨後引  
指按徽何啻水漱百灘風吟萬壑無柰座中對客不



別宮商翻然轉調且道轉底是什麼調未識琴中趣  
徒聽絃上聲

開爐上堂叢林冷落無甚今時諸方老宿雖則煨幾  
塊死柴頭各自煖熱門戶其柰東挑西撥橫抗豎吹  
和自家底一齊烏了山僧者裏不問大箇小箇乾箇  
濕箇收拾堆在爐中火種星兒深與埋着待伊時節  
自到大衆時節到也以拂作撥火勢噴煙焰逼人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  
處懺悔門云露

師頌云掃蕩邊塵未著勞折弓威把射青霄滿攀自  
覺無多力隨手那知落一鵲

聖節上堂輓雪峰毬打禾山鼓露柱燈籠齊作舞引  
得老豐干倒跨南山虎何謂耶聖人作萬物觀

臘八上堂釋迦老子不依本分半夜走入雪山凍得  
觜喙鐵得眼白渾無理會突然道箇奇哉自此顛言  
恠語炒鬧天上人間浩浩地聒聒地賺度一火落在  
迦喚馬作驢指南爲北國清小子雖則住他屋着他  
衣喫他飯直是要說他過且道是什麼過仰面看天  
笑云大似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上堂舉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山云  
須知有異中異僧云如何是異中異山云不墮衆山  
色



師拈云截機設筭 門也不易者僧及乎轉頭又落  
曹山翻車網裏國清與麼批判且爲人眼在什麼處  
拈主文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簡翁和尚至上堂彼此遊方彼此行脚誰知末上見  
人不著一齊被他激得耳聾惱得頭白怨氣至今無  
處着無處着豎拂云手裏把箇破木杓  
結夏上堂十五日已前黑面波斯脚踢月十五日已  
後長髭土宿手擎風正當十五日住山老樹生準乾  
屎橛制令管束鐵彈子一百八十七箇東廊頭西屋  
下黑律漆地切不得動着  
謝頭首秉拂上堂蕢桴土鼓清濁者方別正音元酒

大羹懵懂者始知真味有般漢聞得便道我未染指  
真味已知不側耳正音已別啞淳風喪矣

上堂雲門示衆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  
好手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門云蘇  
嚕蘇嚕

師頌云將軍令下閃旌旗胡騎紛紛頓失威縱有突  
然驍驟者不知身已陷重圍

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二箇糊孫打倒猴大投告  
山王乃爲曲分尊卑八棒十三一等行治知見無見  
斯即涅槃甜瓜倒地苦瓠上棚園神譏之曰宜自守  
分稍不順時有刀殺你有鑊煮你不用填命大衆釋



迦老子多年按牘國清盡底翻來事雖有兩端畢竟  
不出者箇條貫實祐四年六月初一日以拂作押字  
勢下座

上堂舉洞山聰和尚每自負薪上山一日有僧見問  
云山上自有何得將去山放於地上云會麼僧云不  
會山云我要燒

師拈云洞山老兒自營家火撞着一箇便有短長者  
僧若見放薪於地上云會麼只向道和尚不易縱有  
神頭鬼面也做不成

上堂赫赫火雲炎炎烈日直得無位真人汗流滴滴  
雖則隨隊搖竹扇飲山泉憩松陰捫蘚石到了一只在

面門出入大衆要見麼橫主丈面前云元來是箇樹  
枝妄動即禍生置主丈云且留靠壁

送寒巖長老上堂 住寒巖萬事休未是放身命處  
更無雜念挂心頭喫飯局采擲閑於石壁題詩句大  
好無任運還同不繫舟浣盆浣盆寒山子得力句國  
清已爲花擘一也就中此子請訛不可說破何故自  
有主在



斷橋和尚遷住台州瑞巖淨土禪寺語錄

侍者

編

入寺指三門云昔年出此門去步步踏著今日入此門來頭頭撞著畢竟以何為驗乃顧視寺額云泊合道普

佛殿因多時不相見也乃揖云瞿曇萬福

踞室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取得眼來鐵壁鐵壁

拈帖擒虎兇辨龍蛇一句子絕周遮何故太白不

登便毀筆頭昨夜目生花

指法座峭峻一方玲瓏一面須彌燈王有眼老見老不見乃登座云隨我脚跟轉拈香祝



聖羅敘衣就座示衆云人智洞明千變萬化大機普  
應亡縱入橫昨離瑞真棒頭列定賓中賓今到觀峯  
喝下分開主中主掃蕩野狐窠窟放出獅子爪牙恁  
恁石上布嶮分危滴滴泉邊揚清激濁直得接啼古  
木壳痛坐巖義城嶺時跳上天大澤塘咆哮入海正  
與麼時且道承誰恩力卓主文云萬年千歲一烏藤  
復舉開山空照禪師每喚六主人翁諾惺惺着諾他  
時異日莫受人瞞諾詳

師拈云空照老人打箇獨脚雜劇觀者雖衆笑者還  
稀新瑞巖今日到來未免出隻手與主丈子更打一  
場春乃喚主丈子一聲卓一下云惺惺着又卓一下

云他時異日莫受人瞞連卓二下云莫有解笑者麼  
三十年後

小叅祇園千樹秀淨土九蓮敷多少叅玄士茫茫在  
半途豎拂云看看倫上座尋常只是獨拈獨弄獨目  
受用今夜入天普會凡聖交叅隨分破惺去也若是  
成家立業盡不坐夜不眠孜孜矻矻底以拂向左边  
豎起床二這裏證取若是破家散業頭不梳面不洗  
張癡談談底以拂向右边豎起淨床云這裏證取六餘  
似信不信欲入未入半越半尬半青半黃底以拂當  
面一畫云一時列下別聽條章忽有箇出來道新長  
元你方到此早是手忙脚亂後五日又作麼生阿西



可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復舉乳源示衆云西  
來時的意思也不易舉唱時有僧出源便打云是什麼  
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師拈云施閃電機用霹靂手不無乳源宜乎撞着  
箇添補苦也眼似流星要歸方丈未可暮拙主云云

瑞巖門下莫有此等人麼咿咿

一堂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有一則語天下衲僧做盡  
伎倆欲重重不得擬舉舉不全瑞巖老婆心切畧與  
諸人通一線道不容意解只要心傳良久云會麼采  
云渡船

一堂藝多福因借問如何是多福 一叢竹多福云一

莖兩莖斜僧士學人不曾多福云三莖四莖曲  
師拈云小小生涯此些活計拈弄自在子奪可觀須  
是多福始得諸人要見一叢竹麼卓主丈云可諦一  
地影風撼半天聲

浴佛一堂舉出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拈地周行

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

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師拈云老胡出來做這一解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

者那知千載之下有箇跛脚阿師不肯放過雖然如

是下和之壁不因函素安得天下知有連城之價  
結一夏小參以大圓覺作麼生為我伽藍錯身心安后



隱在黑山思空平等性智燕砂作飯團自古自今天  
下衲僧終被籠絡無轉身路瑞巖今夜與諸人勦紅  
下也不妨灑灑落落飄飄飄飄山邊水邊行也策也  
蕉林草畔州鞋草上石上坐也飲雪峯泉搥盤言扇  
無無用之機拜裡奴揖白牯彰不言之今可謂豈罵  
無迦雖然殺活自由以拂打圓相云更須透取這箇  
透不過擬坐不得坐擬行不得行莫怪與人難共住  
大都細素要分明 復舉古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  
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門云拈燈籠向佛殿裏將  
山門來燈籠上

師頌云隱隱煙村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

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四花

結夏上堂聖制中有一訣上三星下半月付諸人須  
辨別九十日叅教徹參不徹飲底是洋銅吞底是熱  
鐵

開徑山回嗣法書上堂三張白紙千里同風此是古  
人喫不盡底涎唾爭如瑞巖將箇季春極喧換箇孟  
夏漸熱雖然山頭老和尚蹉過也不知

上堂謝兩堂秉拂人天眼目佛祖紀綱把住放行一  
一由我由我則故是忽然燈籠露柱穿却拂子鼻孔  
白牯狸奴換却拂子眼睛又且如何支遣沙場曾慣  
歷不怕陣雲高



上堂十五日已前碓嘴開花十五日已後秤槌結果  
正當十五日菜園裏兩個頭陀携鉏削草忽然脫落  
地却是塊鐵你者一隊漆桶在長連床上打瞌睡知  
什麼茄子瓠子喝一喝下座

謝監收上堂舉東山演和尚謝監收示衆云人之性  
命重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  
人○○○

師拈云東山老人與麼謝監收可謂曲盡主禮山僧  
今日亦謝監收未免重展家風管顧去也人之性命  
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會麼東山圈瑞巖點多不添少不減三卅如來

同箇眼

上堂舉趙州訪上庵主云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  
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又訪下庵主云有麼有麼亦  
豎起拳頭州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便禮拜  
師頌云南北汀洲總是蓮不知開處有何偏遊人移  
艇北頭去想是風光在那邊  
解夏小衆聽兩聽風喫粥喫飯兩個五百元是一貫  
翠巖云一夏已來與兄弟東語西話看我眉毛在也無  
大似小媳婦巧語媚公姑長慶云生也隨樓樓漢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阿誰信你雲門云關也是里婦效  
顰瑞巖與麼提唱莫是出他古人一頭地麼良久云



拔劍斫門人我易推山塞斷是非難  
復舉僧問雲峯悅和尚西天以蠟人爲驗此間以何爲驗峯云鐵彈子

師拈云久聞雲峯因桶箍爆悟道元來見解只如此  
雖然天高誰側耳地闊少知音  
中秋上堂長沙與仰山語月次仰山云人人盡有這  
箇只是用不得長沙云我恰倩你用山云你作麼生  
用長沙遂與一踏踏倒仰山云你直下似箇大虫  
師拈云大仰是則是著甚急長沙好則好可惜許而  
今用得用不得且拈向一邊以拂作指月勢云諸  
還見這箇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上堂八月九月白露寒露水落斷崖煙籠古樹初僧  
家不肯放下只管絆細草鞋拖條主丈走向東邊計  
西邊計饒你計到九年三十日夜依前不離當處驀  
召云上座住住

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烏石嶺相見了也望州亭相見  
了也僧堂前相見了也鵝湖見保福在僧堂前乃問  
云烏石嶺望州亭相見則不問僧堂前相見事作麼  
生保福低頭歸僧堂鵝湖拂袖歸方丈  
師拈云黑白星分一局基曾郎着着泄天機於中奎  
角衝關妙只許鵝湖保福知  
冬至小參六陰剥盡禿頭若帚門後排班一陽復生



斷耳草鞋路傍作舞諸方到處樓頭動鍾堂上擊鼓  
引得一隊老楸櫟出來口吧吧地又何曾知有這箇  
消息瑞巖不是點曾減人聲價只要現前一衆回頭  
轉腦轉腦回頭沒來由處識來由惱亂叢林卒未休  
復舉明招示衆云這裏風頭稍硬且歸暖處商量明  
招歸方丈大衆隨入明招云纔到暖處便見瞌睡以  
主文子一時打出

師頌云前頭計較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  
有今時人不落他家緒續裏  
臘八上堂二千年前野狐精無端夜半踰城走回雪  
山去不知廢幾途程及乎一見天上星瞎却雙眼睛

累及後代兒孫摸壁行瑞巖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  
長無明

除夜小叅年窮歲盡夜靜更深將箇什麼與大衆分  
歲若烹北禪牛酌曹山酒擘雲門餅點趙州茶又是  
諸人尋常用了底科段未免拈出多年死猫頭剔骨  
刮髓細切零花聊伸管待卓主文云果然幾箇無思  
筭喫了通身冷汗流 復舉瀉山問仰山即今事不  
問自古事作麼生仰山叉手進前而立瀉山云猶是  
即今事自古事作麼生仰山叉手退後而立山云汝  
屈我我屈汝

師拈云自古即今進前退後父子家私一時抖擻抖



撒則不無只如道汝屈我我屈汝又且如何分割三  
隻骰子擲十九

歲旦上堂年新月新日新時新禪道新佛法新拂子  
王丈一齊新如何見得卓主丈云元正啓祚萬物咸  
新

上堂瞿曇乾屎橛連磨潑草鞋衲僧覷不破隱隱在  
甕懷休休瑞巖一時屏却向無摸索處指箇成現生  
涯擲下主丈何似雲門一檟柴

上堂主人公有時瞞頂主人公有時分曉瞞頂箇箇  
喜懽分曉箇箇煩惱今將煩惱分曉撥置左邊喜懽  
瞞頂颺在右畔又向何處見主人公擲展兩手云了

上堂舉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喏如是三喚侍  
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師拈云國師三喚煙疑新綠重重侍者三酬風動落  
紅片片這箇且止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又  
作麼生話會良久云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結夏小叅古佛心即于今豎拂云看看道是拂子則  
差道非拂子則錯放下云河何河何奇好淺淺箇又  
甚深劃拂云禪家流但向百二十日內如是叅如是  
學如是入如是證且畢竟證箇什麼聖拂云韓幹馬  
嘶芳苴渡載高公曰綠楊陰復舉五通仙八問世  
尊云吾有五通佛有六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五



通仙人仙人應老世尊云那一通你問我  
師頌云那一通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鬚髯等閑一掣  
聖得箇三箇老婆相對坐出

上堂荆山有三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  
不在赤水納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  
焉括三文橫案云會麼幽州江口石人漣

上堂塞會問吾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蓮花出水後  
如何荷葉

師拈云大小智門只解截斷衆流不能隨波逐浪忽  
有人問端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荷葉出水後如何  
蓮花且道是截斷衆流是隨波逐浪衆

祈晴上堂以主丈劃云劃斷萬里蕪雲復打圓相放  
出一輪果日於是大地草木獲斯光明直得葉葉枝  
枝勃勃蔚蔚且道是誰恩力擲下去天台山朱臣九  
公採得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  
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爲甚狗子無州云爲他有業識  
在

師頌云丁出丁換出楔老趙州端的別別別金剛腦  
後三斤鐵

上堂水濕處前望吟砌下問着納僧有口如啞百二  
十日弄真像假豎拂云今朝突出拂子頭淨便保示



洒洒沒可把且麼擲向背後去又入鼻孔裏去也  
上堂秋雲秋水兩依依臂腹剗心塞鴈聲聲度翠微  
將謂六知多向洞庭芳草岸誰楚天空闊不知歸不  
勘自欺五祖老人些兒活計盡被瑞巖沒藉了也莫  
有不甘者麼顧視左右云德山道底

中秋上堂月月光皎潔本無圓何有闕堪笑馬簸箕  
於此時諸子紛然詰呈醒拙或道修行或言供養或  
拂袖而去阿呵呵與麼顯發本地風光何異接竹點  
月掛棒打月

上堂瑞巖老還債出生雙耳聾扣道道不知問禪禪  
不會怕冷收帽裙愛涼解衣帶上下相依不相惟由

來彼此肚皮大

重九上堂九日重陽節淵明採菊時黃花到處有何  
止在東籬諸人若也不信且看折取一枝拈主丈云  
見麼雨中雖好霜後尤奇

上堂舉趙王見趙州趙州據坐禪床乃云大三會麼  
王云不會州云自少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  
師頌云華山突兀聳蒼穹坐斷地維千萬峯潘閣騎  
驢山下過天關啼鳥開春風

謝義三上堂舉昔有僧在經堂中坐不看經藏主問  
云上座何不看經僧云不識字藏主云何不問人僧  
乃叉手云是什麼字藏主無語



師拈云者信經雖不看偈翻一十二分教藏主三雖  
不說掃盡二十四家書注了也解了也諸人還見節  
文麼拍禪床下座

上堂海魚瀾底沉浮幽鳥林間上下那堪東園刈麥  
西園摘菜小姑摘菜飼蚕公子揚鞭走馬酌然無異  
諸人長逗屎上展鉢開單喫燕飯交着砂者有麼有  
麼無也無也

上堂舉麻谷見臨濟展坐具乃問十二面觀音那面  
正臨濟下禪床一手取坐具一手擒麻谷云十二面  
觀音向甚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臨濟拈拄丈打  
麻谷麻谷接却拄丈六相捉歸方丈

師拈云六度春務當時各人擔檐擔擔向自家田地  
上撥撒也不恠住只是很藉太煞

結夏小參四月十五日已前少則不減七月十五日  
已後多則不添不添不減已後已前且拈向一壁里  
三九十日內事作麼生乃豎拂云這裏見得折脚鐺  
共你三掣右提掣拂去這裏聞得破沙盆共你東拈  
西撥若還見似不見聞似不聞未免被瑞巖拂子翳  
却眼翳塞却耳朵塞掛於背後去跳上三十三天去  
也喝一喝復舉雲巖掃地次道吾云太區區三歲  
云區區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巖堅  
起云第二月者箇是第幾月吾休去



師可呵笑六大小雲巖掃地也不一若是臨濟兒孫  
倒轉立帶柄平多少時也

能仁西義和尚至上堂舉芙蓉和尚訪實性大師大  
師上堂拈主丈向在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  
委悉

師拈主實性大師與麼施設大似將蒿湯當禮儀瑞  
雲今日能仁師兄到來雖有主丈子只是不動着何  
故彼此同出師門

上堂漸漸巖石蔚蔚松蘿左枝右蔓橫牽豎惹滿地  
交羅幾人遭絆倒反怪葛藤多呵呵呵跳不出時爭  
奈何

上堂舉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岳云後園驢喫  
草又問古帆掛後如何岳云小魚吞大魚

師頌曰後園驢喫草開口見心肝潘閬倒騎處有誰  
能解看

又頌曰小魚吞大魚尾巴露一極漁翁醉不知空把  
絲綸掣

解夏小叅主人翁轆轤轉有手脚無背面或向深山  
裏敲冰釣魚或向鬧市中炙火搖扇堪笑禪和子長  
在蒲團上東討西尋直是不得一回親見當此自恣  
將何證驗瑞嚴今夜事不獲已未免擘破面門開箇  
方便拍禪床去秋風一陣晚來寒吹斷白雲三四片



復舉一僧叅趙州州喚僧云近前來僧近前趙州云去

師拈云大眾這僧幸自可憐生無端被趙州一條無絲線子纏倒了也

上堂舉六祖因風颺刹竿幡動有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未決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悚然

師頌云蕭蕭黃葉埋荒徑霽霽浮雲鎖野堂一陣西風俱掃盡幾根喬木倚斜陽

上堂轉身動脚開口露牙明明是我的非它衲僧不肯向省要處受用甘自區區於道途之上真可惜

誠可嗟瑞巖老婆心切未免爲汝指箇歇處便請急急回首早早歸家擲主丈云耶耶

除夜小叅年窮歲盡年窮有一物墨漆黑屈屈曲曲牙牙槎槎恰似多年老梅樹拽不動拗不折雲籠無影風撼無聲盤礴在乎無陰陽地上還有知得底也無若是未明枝節未識根株山僧不免與諸人指出驀拈主丈提起啞元來是箇主丈子復舉僧問靈觀和尚如何是佛靈觀吐舌示之其僧禮拜觀云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僧云謝和尚吐舌相示觀云老僧近日舌上生瘡

師拈云進前叅退後領者僧故是作畧爭奈不能坐



斷靈觀舌頭當時待他問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但  
呵呵大笑管取吐出了縮不得

上堂南泉賣身只貪小利道吾舞筭一味鬼戲百文  
捲蓆翻成鈍置趙州喫茶太煞客氣老大隋更是沒  
巴鼻僧問佛法的意却道山前麥熟也未咄咄  
解夏小叅有啐啄時病根非淺無捫摸處過跡更深  
豈不見老宿一夏已來並不與師僧語話早是淨地  
上堆壙圾了也有僧自漢云我只與麼空過不敢望  
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太伶俐生老宿聊聞云  
閤梨莫斯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不勘自敗與麼道  
了遂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大似落井攀欄

鄰壁老宿聞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污却相罵饒  
汝接嘴相唾饒汝潑水古人則且置只如瑞巖九十  
日內與兄弟東道西話無有不知者且道那一句子  
爲人不妨對衆露箇消息看有麼有麼良久云作家  
作家復舉昔日有僧問保寧如何是佛保寧云鐵  
鎚無孔

師拈云大小保寧只道得一半若有人問瑞巖口對  
他道無孔鐵槌大衆會麼鐵槌無孔無孔鐵槌當面  
便擲不問是誰

上堂一夏已過了生涯又復然眉毛橫眼上鼻孔搭  
唇邊諸人若果疑情未決但向冷地裏摸索鼻孔看



切忌麤心和眉毛一齊打失

上堂鴈山雲台嶠月或卷或舒或圓或缺兩兩三三  
朝遊暮往袈裟角主丈頭挑底挑裏底裏不妨自怡  
目悅若到瑞巖定是打教棒折何故而今什麼時節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  
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  
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師頌云老姑強作少年時爛把宮牆紅粉施不管旁  
邊人冷笑蒲頭猶更插花枝

上堂方見正月初一又是臘月十五一年與諸人東  
說西說橫說豎說更無一句子靈驗今日不免披肝  
露膽直說去也下座

歲除小叅臘月三十日一歲已周界野老競相呼把  
火門外立唯有瑞巖拂子都不知寒暑變遷時節移  
易長時穆穆地在床角頭動是與人天爲冤對佛祖  
爲讎敵今夜信手拈來擊拂云橫敲豎擊也只要現  
前一衆共相委悉若還依舊心頭墨漆黑阿呵呵又  
爭恠老僧得復舉北禪除夜示衆云年窮歲盡無  
可與諸人分歲且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向楮  
拙火唱村田樂且恁麼過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  
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便歸方丈時有倚遇上座入方  
丈喚和尚門外有公人來禪云作甚麼遇云道勾和



尚不納筋角禪遂捋下帽子擲地上遇乃拾之禪捻住云捉賊捉賊遇却將帽子覆頭云天寒且還和尚禪呵呵大笑

師拈云異常闢釘出格安排則不無比禪檢點將來猶是口行人事遇上座雖解相席打令未免揣括家私以拂子一劃云一狀領過且道瑞巖又作麼生施設擲拂子於背後云夜深珍重

上堂禪不用參道不用學放下更放下安樂又安樂天下老和尚不識好惡紛然出來垂一機示一句道我發明者話殊不知擬心便差開口便錯良久云錯錯

謝郭繼一處士上堂舉白雲端和尚因郭功父至示衆云山僧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不唯謝功父直要脫却天下衲僧着肉汗衫乃云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師拈云白雲老人好箇說話奈何颺在無事甲裏者多矣瑞巖今日拈來下箇注脚不唯謝繼一處士直要空却天下衲僧鼻孔乃云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一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擲拂子下座

上堂舉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師頌云自把碌碌空裏擲必端自打自家頭酌然自  
痛自難說自着摩沙半歸去休

上堂舉子胡示眾云三十餘年住子胡二時粥飯氣  
力麗每日山上三兩轉問汝諸人會也無

師拈云子胡老漢雖無一點佛法身心猶要談針作  
釣在若是山僧則不然三四餘年住瑞巖是非擔子  
一肩擔蛇吞鰲鼻狗咬犬一一分明不用參

結夏小叅寒暑遷移光陰倏忽轉眼又見結夏也山  
僧雖與現前大眾眉毛相結鼻孔相拄要且飯各自  
喫屎各自呵床各自眠夢各自做是則是忽然把  
不恰好輕輕一担又却頭紅面赤良久云雪峯語巖

頭復舉女子出定話

師頌云鮑叔眼下安眉趙哥口邊著耳驀然狹路相  
逢兩箇是甚面痛

請眾主上堂寬用工急著限是也刻非也刻頂額忽  
然突出眼圈圈團團一似古殿裏壁角落頭破燈盞  
佛盞和尚遺書至靈前拈香者老和尚元無所向一  
啄麻皮頭做出萬般樣我也無端被伊葛藤一上懶  
愧番子倒了也嘶愁喘忍含悲含笑燒一炷香供養  
上堂云者道結夏已十日也寒山子作麼生又有道  
結夏已十日也水牯牛作麼生瑞巖者裏又且不然  
結夏已十日也寒山子牽一頭水牯牛向寒眉塘畔



與草忽然顛發走到僧堂前笑你一隊瞌睡漢騎箇  
牛又不覓箇牛不知千頭萬頭元只是者一頭因一聲  
下座

上堂舉一僧往臺山路逢一婆子乃問臺山路向什  
麼處去婆云蕎直去僧方行三兩步婆去好箇阿師  
便任麼去其僧舉似趙州州云待我去勘破者婆子  
州去亦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州歸謂衆云臺山婆  
子被我勘破了也

師頌云庭前新吐一花紅襲襲馨香醉蜜蜂公子見  
來情興動倒吹玉笛弄春風

法眷至上堂我有一機觀面提持如擊金石如奏寶

篋不是知音誰共知

行在歸上堂南山驚鼻蛇北山白額虎夜半三更忽  
地廝咬天竺圓通大士路見不平一喝嚙住山僧正  
在橘園亭畔做夢被伊驚覺一笑歸來且道歸來後  
如何惺惺百迸長長笋滴滴泉翻浩浩波

謝梁山居士上堂舉丹霞訪龐居士路逢靈昭女問  
居士在麼靈昭放下菜籃叉手而立丹霞再問居士  
在麼女子提起菜籃便行丹霞遂回女子乃舉前話  
與居士云丹霞在麼女子云去也士云也是赤土  
塗牛姦

師頌云小姑將彩對花縫半是深青半是紅被賊一



時偷云了渾家空自暗拈掇

雨竅寒食日醞清明三三兩兩呼喚踏青禪家流無  
處着幽情倒卓烏藤倚石屏閑聽巖前杜宇一聲聲  
上堂聞聲悟道拍禪床云者箇豈不是聲道作麼生  
悟見色明心豎起拂云者箇豈不是色心作麼生明  
直饒悟得明得我更問你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  
放下手因甚却是饅頭喝一喝下座

解夏上堂舉僧問雲門秋初夏末前途忽有問將何  
祇對門云大衆退後僧云過在甚處門云還我九十  
日飯錢來

師拈云入虎穴探虎子也不易者僧爭奈死在平地

上大衆要識雲門麼一脚短一脚長

上堂舉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劒劒上安  
一鞞草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

師頌云百花叢裏躍鞞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  
生偷眼覷滿懷無奈舊愁何

上堂秋山色老秋樹葉零秋雲影亂秋水波澄伸手  
縮手取之不得開眼合眼視之無形五湖衲子披披  
搭搭哆哆味味那裏秤量者邊匹配瑞巖老漢却不  
敢與之較重較輕何故斤兩分明

上堂舉丹霞因到一村院天寒取木佛爐中燒院三  
見云何得燒我木佛丹霞以杖撥灰云吾燒取舍利



主云念佛豈有舍利霞云既無舍利何責我乎主後  
眉髮墮落

師頌云村翁因事扣巫師禍福通腸直示伊獲得黃  
金家富貴幾多空自起狐疑

冬至上堂僧問記得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州云無此意如何荅云殺人刀活人劍進云蠢動含  
靈皆有佛性因什麼狗子無荅云賣寶撞着瞎波斯  
進云趙州道為伊有業識在嚮荅云海枯終見底人  
死不知心進云僧又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  
荅云活人劍殺人刀進云既有因什麼入者皮袋荅  
云韓獹逐塊獅子咬人進云趙州云知而故犯嚮荅

云盡信直中直誰防仁不仁進云鴛鴦繡出從君看  
不把金針度與人

師乃云昔魯僖公登觀臺書雲物取驗斯辰瑞巖雖  
則無能也要隨例顛倒以拂子指東云者邊是黃雲  
復指西云那邊是白雲且書者何事乃作書字勢云  
侍者不得妄通消息

能仁和尚至上堂東海南西海北中有鴈蕩大龍湫  
層層立萬仞懸崖落落瀉千尋蜚瀑白頭翁長年屈  
膝坐地只管看聽得更樓山一聲鼓響番轉頭來與  
惺惺石上瞌睡漢商量細大法門商量則不無提起  
架染環云且道者箇作麼生羅公照鏡



上堂學道參禪別無方便開中底靜裏明靜裏底開  
中薦坐斷兩頭打成一片喜歡豎頭拳煩惱呈笑面  
阿呵呵瑞巖與麼道大似落湯螃蟹七手八脚一時  
露現

結夏小叅心心拙婦穿穴針智智巫師罵土地道道  
矮子肩栲栳佛佛烏鴉鳴腐骨瑞巖今夜把三百六  
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盡底抖擻了也眼目定動者  
一任零零星星拏將去撮將去其或懵然不曉未免  
自收自斂自內自藏且聽伊九十日內茶裏飯裏橫  
咬豎吞行時坐時東顧西捕忽爾腳跌手蹉倒地一  
番山僧從而不懼羞耻壁破面皮遂展手云兩手分

付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  
水上行後來圓悟道若是天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  
何是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師拈云一箇跛脚子一箇巴頭子互相發明故是作  
家其柰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





斷橋和尚住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語錄

侍者

編

山門有門有路從汝諸人東行西行忽若新淨慈一  
把把斷又向其處插脚喝一喝  
方丈橫主文云與麼與麼豎主文云不與麼不與麼  
卓主文云只者 關作麼生過咄咄  
陞座拈香祝

聖問答畢云浙東山浙西水言前接透只在脚尖  
江南月江北雲句下挨開不離眼底者箇陳年舊藤  
諸方老骨纏拏弄不出醯醢教教支支離離而今落  
在新淨慈手中拽去牽來絆倒天下衲僧一箇箇正





吞佛祖便見皇風普扇惠日重輝瑞氣靄龍樓紫煙  
凝鳳闕正與麼時畢竟功歸何所良久云合國咸知  
復舉開山祖師求明初參法眼問云子參請外看什  
麼經明云華嚴眼云極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  
明云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眼云空具六相否  
明無對眼云何不問吾明却問空具六相否眼云空  
明於是開悟眼云子作麼生會明云空眼然之  
師頌云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搭向南  
屏山角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以拂打圓相云  
金鳥飛上琉璃殿  
當晚小叅屏陰掩映塔影棲層山色空濛湖光瀲灩

好箇二千年前黃面老神通遊戲之所何妨大家出  
手扶起大光明幢作新法社三百二百眾跟漢豈可  
坐視各請分司列職運水搬柴廣興供養既然如是  
且新長老到來末上一筵如何施設堅拂云拂石雲  
隨帚草茶月入鉢復舉雪峯示眾云南山有一條  
繫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一等惡物類就中較些  
子長慶云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早是畏首縮  
脚雲門以主丈攢向雪峯面前作怕勢着他一口了  
也玄沙聞云用南山作麼咄者籃杖以主丈劃一劃  
云一時列下還知新淨慈立處麼擲下主丈云耶耶  
次日陞座拈香恭為追嚴



徽宗皇帝上資

聖駕乃云一自休戈見太平跨龍仙士彩霞輕感惡  
惟有西湖水夜夜清波蘸月明

請化主上堂南山有眾盈壽揔是佛祖冤讎一夏資  
糧尚少豈容坐視無謀長安城裏芳草渡頭賴有作  
者爲我希求要使箇箇飽飫而優游忽然遇維摩居  
士東指西指又且如何對酬一言纔勘破笑倒老金  
牛

因事上堂三家村裏佛法十字街頭使不着使着則  
金不博金十字街頭佛法三家村裏用不着用着則  
水不洗水用着使不着使着用不着拈向一邊且如

何是佛法南山二論師立正義折伏魔民往返未分  
勝負燕國余令公乃挑通事舍人把源頭一撥赤幡  
子飄然在自家手拍禪床下座

上堂舉僧問佛日弼禪師如何是毗盧印日云草鞋  
踏雪僧云學人不曾日云步步成蹤

師拈云如蟲禦木偶爾成文佛日故得其妙只是不  
能活得者僧忽問淨慈如何是毗盧印豎起一掌學  
人不曾攔腮便擗是活得耶活不得耶

上堂不可以有心求魚吞直鉤不可以無心得狗噬  
特石不可以語言造鴛鴦活鷄不可以寂默通鼠咬  
大虫者四轉語也有生有殺也有放有收諸人一一



明得許你四威儀中有箇安樂處苟或不知後五日  
有人問着莫教似仙林院裏陳闍梨手擺鈴符念嚩  
呢嚩呢

上堂舉洞山示衆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云如何是  
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拈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  
言非

師拈云眼裏有筋舌頭有骨盡力道得箇非佛名不  
得狀不得真是王小波破草鞋兩隻

上堂舉達觀穎禪師示衆云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  
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云七佛已下出頭又  
自喝云各自衹候

師拈云喚七佛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  
出身路及乎自喝自喝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  
夢見在大衆要見麼以拂拂一拂云曉來一陣春風  
動開遍園林百樣花

持鉢至平江萬壽請小叅三十年草鞋緊絆桃花開  
處始識路頭六七箇蒲團坐穿竹簾捲時方見天下  
者兩枚漆桶好與三十棒殊不知纔生下來呱地一  
聲叅學大事已畢箇般說話除非是姑蘇臺畔正受  
堂前直指單傳老和尚與兩山衲子朝夕坐叅可有  
商量分若是城狐社鼠望鷺林鴉又向什麼處啗啄  
淨慈與麼匹配與麼抑揚大似飯羅裏插鐵水甕中



鼓杓笑倒當年韓大伯 復舉寶公傳語思大何不  
下山教化衆生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  
更有衆生可化

師拈云寶公賣峭思大詐姦誰知打着淨慈心裏事  
自出山來四十日也無衆生可化也無諸佛可吞且  
道成得什麼事良久云笨離無柄漉春風撼動落花  
飛片片

鎮江府焦山寺請小叅佛法玄微十字街頭隨機展  
演禪道要妙三家村裏遇意設施無端一陣風吹到  
海門國撞着箇咬猪狗惡知識開大爐煇運大鉗鎚  
烹煖大心衲子南山佛法禪道捏作一團拋向揚子

江心着何故金山寺果山焦山山果寺千人萬人題  
只是者箇事卓主丈一下 復舉臨濟問院主甚處

來主云州中糶黃米來濟云糶得盡否主云糶得盡  
濟以主丈劃一劃云還糶得者箇否主便喝濟使打  
後典座至濟舉前話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  
又作麼生便禮拜濟亦打

師拈云臨濟好一條主丈惜乎只打得兩枚漆桶當  
時若打着箇我輩飯也無喫

持鉢歸閩四月結夏小叅遊南方一遭主丈未曾撥  
着會佛法底掩彩煞人走三千里路布單賣却特為  
此因緣來慚惶煞人淨慈門下似者般箇亦多有在



且與促長期作短期併三限爲一限試爲從頭針劄  
過忽若一針便死一劄便活老僧未免燒好香供養  
何謂也三年逢一閏四月見重圓復舉真淨示衆  
云今日乃是第二箇四月不見古人道放過一着落  
在第二雖然第二依舊只是箇孟夏漸熱阿呵呵有  
利無利不離行市西川成都府漏籃子一文錢三箇  
兩箇撒在諸人面前一一可以治病又不知廬陵米  
作麼價

師拈云大衆者陳年滯貨颺在叢林中少有人以眼  
覷着淨慈信手拽來用得恰好奇哉奇哉孟夏漸熱  
前堂五日先不動口已道了瞋睡漢自是當面諱却

希有希有西川城都府漏籃子後堂重新拈出活一  
切人不消半服若是廬陵米作麼價待諸人喫飯向  
鼻孔擲老漢却與汝商量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  
無寒暑處回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  
殺閤梨熱時熱殺閤梨

師拈云寒暑內橫身寒暑外垂手洞山自謂作家殊  
不知舌上一字關却被者僧覷破

上堂山僧有一句子在諸人分上平平坦坦諸人有  
一句子在山僧分上曲曲彎彎遂舉拂云左手串來  
玩是一樣右手挑起且非兩般爲甚麼角頭當面



一擲五雙十箇取之不得捨之又難良久云難難  
解夏小叅百二十日夏有箇好說話敲箕未動唇老  
菴先露欄豈不見馮山問仰山寂子今夏在下面作  
何所務把飯喚狗仰云鋤得一片畝下得一籬種者  
田庫奴馮云子今夏不空過據本結息仰却問云和  
尚今夏做箇什麼看看上面馮云日中一食夜後一  
寢又只是楚漿果仰云和尚今夏亦不空過背後叉  
手仰道了遂吐舌狸咬尾巴馮云寂子何得自傷已  
命救不得也馮仰家風諸人已見了且道淨慈一衆  
同床聚頭打眠各自開眼做夢是空過耶不空過耶  
擊拂云雙旗收電影一劍倚天寒 復舉古德云心

不是佛智不是道

師頌云月臨粉壁間尤白燭入紗籠裏更紅夜冷井  
邊聞落葉已驚秋色到梧桐

上堂十五日前結而不解十五日後解而不結正當  
今日結也休解也休草鞋對頰聾八耳主文橫身撐  
兩頭五湖四海衲子為冤讎

上堂舉馮山一日見僧來叅山起身僧云請和尚莫  
起山云老僧未曾坐僧云某甲未曾拜山云何得無  
禮

師拈云匆匆上山者不知山高茫茫過水者不覺水  
深因茲家道月削日侵遂拈主文云馮山若早知有



者箇良父云有錢買金

上堂庭前黃葉墜嶺上白雲屯風味無多子何人共  
我論忽有箇出來把住道你屋裏自有天來大底活  
計何得裝寒酸氣象說冷淡語言耶遂呵呵大笑云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中秋上堂一遇中秋節競賞中秋月指底指翫底翫  
說底說到了何曾離圓缺惟愛老長沙一踏踏倒小  
釋迦光燦爛絕周遮不知端的落誰家  
雷峯北林和尚遺書至上堂西風一陣惡北林平地  
摧曉猿夜鶴驚然空徘徊哀哉哀哉戒光猶自照高  
臺

上堂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云生死中無  
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  
是非不已同去見大梅便問云未審二人見處那箇  
較親梅云一親一疎夾山云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  
來夾山次日又問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  
後云我當時在大梅處失却一隻眼  
師拈云一人金針蒙草錦一人玉線感花慢等是機  
巧工夫拈出大梅面前覆去翻來愈生光彩還知夾  
山末後用處麼展開懸向野堂上百鳥驚飛不敢啼  
上堂須彌山一座掇向頭上而不知重燈心草半寸  
許在手裏而不知輕似者般底可謂歎可謂癡可謂



沒付當可謂無準繩然雖如是以主文劃一劃云到  
不平時還有聲

上堂舉韓文公與肇論主茶次公曰曾聞講得肇論  
是否主曰不敢公曰論中有物不遷義是不主曰是

公撰下蓋子云者箇是什麼義主無語

師拈云韓文公肇論主喫茶也不依本分物不遷義  
固是不得而明啞可惜一隻盞

聖節上堂渚汭虹影樞繞電光聖人出現化洽殊方  
南山祝贊一句又且如何舉揚合掌頂戴云南無延  
壽王南無長壽王

上堂舉雪峰示衆云飯籬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

曾郎曾郎三十年前也曾與麼來玄沙云飯籬裏坐

餓死人水沒頭浸渴死漢正是未出嶺時口歎雲門

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咄者跛子推門一撥折脚是

飯耶是水耶淨慈門下餓死人渴死漢且未要舉着

尋常喫飯飲水細嚼齋吞一任你但不得忘來處

請修造上堂舉芭蕉示衆云你有主丈子我與你三

丈子你無主丈子我奪却你主丈子

師拈云有無枝上生節與奪節上生枝一等弄主丈

子芭蕉老喫便宜南山不惜出手爲提持度主丈喚

侍者云修造司無丈竿用權且借之

佛涅槃上堂日暖噴庭花風輕搖岸柳雙林入滅老



臊胡至今猶露摩訶手一箇半箇於斯見得徹去便可流通萬世之光明苟或不然瞎却你眼啞却我口上堂舉趙州因僧告薛州云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佛法云州豎起拂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僧云與麼則不去也州云摘楊花摘楊花  
師頌云千尋浪裏出頭萬仞崖前展手七百甲子老翁剛然弄一場醜摘楊花翻身跳上樹驚散暮林鴉  
佛鑑和尚忌拈香拈香云凌遲祖父只者箇殃害兒孫只者箇三月十八日出驢胎入馬腹亦只者箇雍

郎雍郎拈香云非但報你箇也要辱你箇、  
上堂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片灑甘露永嘉大師元來是箇死水裏龍山僧未免資其神力看取平地驕驤變化喝一喝云法雷震矣擊禪床云法鼓擊矣以拂子曳云慈雲布矣以拂子灑云甘露灑矣直得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敷榮悉皆鬱茂且道徐家園裏爛葛藤還有者箇消息麼提拂子顧云芽生也結夏小叅拈主丈阿呵呵白日青天有與麼事三叉子突然與諸人作頭底一夏九十日要住不得住要去不得去如落水犬如觸藩羊如墮檻猿如陷窄處當此之時住山老漢豈無方便耶須是心自肯頭自



點主文子欣然與諸人開眼目卓一下阿呵呵青天  
白日無與麼事復舉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是大  
過患且道是那一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  
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則未在此  
師拈云玄沙片舌如刀鏡清一指似箭笑談各展機  
謀做出者般背面何故不見道漳泉福建  
上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圭角露也如石含玉  
不知玉之無瑕文彩彰也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時只  
與麼要入淨慈閣隔西湖在  
上堂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僧  
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

師頌云玉纔纖纖布嫩芽香苞朶朶依新葉化工底  
事把天機剖腹傾心俱漏泄

上堂舉僧問洞山下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師拈云洞山老兒將三寸鐵斷天下衲僧命根雖則  
歷數百年其鋒銳凜然淨慈今日當面一提血滴滴  
地

八月旦上堂白蘋洲畔紅蓼岸頭漁人得意撈動孤  
舟飛起一行兩行塞鴈漾開七箇八箇沙鷗絲綸在  
手隨放隨收時有金鱗上直鉤

中秋上堂兼謝百丈西堂舉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  
翫月次祖云正當與麼時如何堂云正好供養丈云



正好修行泉拂袖而去祖云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師拈云西堂供養輕侵秤尾自丈修行短過尺頭南泉拂袖去翳狗趁鐵牛馬大師幸然平似鏡何用曲如鈎

重九上堂九月九一句話有準繩無柄橈惟有陶靖節知縫罅悠然見南山笑傲東籬下

闍拈化糧上堂拈主丈云息慮迷源拂塵昧已多少衲僧困在者裏淨慈未免拈頭作尾拈尾作頭點上三箇漢權做老奴堂中五百尊暫爲小使竭力振起古家風先祝一人壽次請六軍安三願萬民樂然

後開天門開地戶使長安市上一箇箇知道鉢盂無底提起主丈云等閑獲得一籌歸卓一下云暢殺你快殺你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師拈云湖光湛湛野色濛濛蓑笠一翁酣然倦釣鷺爾撞箇回棹轉蓬便見雪浪千尋雲濤萬疊

冬至小叅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天地循環提主丈云是者一氣阿呵呵淨慈主丈子硬糾糾黑漫漫超出陰陽不居寒暑點開釋迦眼睛張皇半夜敲落達磨牙齒纏拔九年盡天下衲僧性命一捻捻住求死不



得死求生不得生因甚逗到寶祐六年十一月十八  
日在者筭座裏預先出手露脚卓主丈云誌公和尚  
復舉洞山與密師伯到餅店密於地上畫一圓相云  
將取去山云拈將來密休去  
師拈云將不去拈不來兩箇漢一場歎至今平地上  
狼藉覆蒼苔

上堂十八日已前陽消陰長十八日已後陽長陰消  
在當今日陰陽會合消長混融南山下一樹千絲攢  
交枝錯節織月梭風翠縷一重高一重

謝兩堂秉拂都寺幹齋上堂一味禪黑漆文東丁西  
卓頭不欠尾不全五味禪白甕碗深貯淺飮少半角

多半邊以拂打圓相云總在淨慈繆裏不得動着  
不得道着何故儉生不孝義山豐年

除夜小叅安眠露地牛未脫黃金索常在顧盼中牧  
童難捉摸當此年窮歲盡且不似老法昌燒楮拙柴  
唱村田樂作場笑具蓋各人自有一頭兩角指天四  
蹄踏地朝從湖上去暮向嶺邊歸橫眠倒卧盡在南  
山欄圈中自是牧者不知騎者不識大衆要識麼以  
拂作鞭勢云叱又云因牢把繩頭著復舉僧問開  
先遲和尚年窮歲盡時如何開先云依舊孟春猶寒  
師拈云開先可謂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忽有問淨慈  
年窮歲盡時如何遣臘冰千筋勾春柳一絲



正月旦上堂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南山今日好處又非常石人起拜木人揖因甚如此蛇生角虎插翼。

湖州歸上堂煙迷岸樹水沒汀莎渡頭撥動釣舟野鴨翩然飛過翻思百丈鼻孔被馬師一搐至今猶白作忍痛聲淨慈與麼道也是望空擲石頭

上堂舉僧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喚僧近前來僧近前祖便掌云六耳不同謀

師拈云馬師道近前來早是六耳同謀了也何況更打一掌乎然制禮作樂識周公者鮮矣

涅槃上堂舉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曾告衆攢簇

不得底病證出也乃曰沙等善觀五只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顛言倒語不少若謂吾戒度非吾弟子謂吾不戒度亦非吾弟子臨危猶自說醫書是時百萬大衆悉皆契悟吽吽總是扶籬摸壁若有一箇半箇翻轉面皮老瞿曇要死也不得在

上堂雲收幽谷靜雨歇幽澗鳴風暖幽鳥語日融幽草青二祖不知截斷一手臂歸宗不會拭壞雙眼睛致使衲僧箇箇半疑半信半醉半醒爭知道自來滿口咀華而嚼英

上堂舉爲山示衆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坐聲色裏卧疎山山問云如何是不落聲色句爲堅起拂



子山云此猶是落聲色句。爲便歸方丈山不契。遂辭香嚴。嚴云何。不且住。山云某甲與和尚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契。山遂舉前話。嚴云某甲有箇語。山云道什麼。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山云元來此間有人。師兄去後。有箇住處。某甲却來相伴。爲至晚間。嚴矮閣梨在。麼嚴云已去了。爲云向你道什麼。嚴云某甲亦曾對他來。爲云試舉看。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爲云他道什麼。嚴云他深肯之。爲失笑云。我將謂矮子有長處。元來只在者裏。此子向後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師拈云。扶其頭。爲山手脚俱露。掖其尾。香嚴肝膽盡。

傾左右出矮師叔。綰續不得。既然如是。因其却遭他授記。擊拂下座。

結夏小。參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枯枝。困靈翻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止水。淹俊鱗。殊不知衲僧家草鞋高掛龍床角。頭着着向佛未出。祖未興行。到說不到時。說到行不到處。風凜凜地。若倚天長劍。頓在面前。誰敢正眼覷着。雖然柄柁猶在老僧手裏。復舉天平。到西院。居常自云。莫道會佛法。今時覓箇舉話人也無。院知有此語。一日遙見平。乃召云上座。平回首院云。錯平行。三兩步。院又云。錯平。近前院云。適來者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平云。某甲錯院云。錯平休去。院云。



且在者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者兩錯平當時便行  
住後爲衆云我當初行脚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  
被他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商量我不道恁麼  
時錯未發足南方早知道錯了也

師拈云進前則騰蛇遶足退後則土宿臨頭天平固  
是無奈何處敢問諸人西院兩錯畢竟如何商量縱  
使商量得一夏陳米飯淡菹羹也要你喫在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師召大衆云者跛脚阿師渾身自來不淨等閑觸着  
平地上倚一堆薰炙藁林更無一人以掃帚用事以  
拂一拂喝一喝下座

上堂庭前栢樹子揭示西來旨山僧三十年已前識  
破根株見徹骨髓應用只在開口合口間伸手縮手  
裏冷地自笑笑未已而今提掇來自笑也不是伸手  
縮手也不是開口合口也不是且道諸訛在什麼處  
是不是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  
者箇道州云你問那箇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透長  
安  
師拈云問路底茫茫走東走西指路底步步隨上隨  
下淨慈與麼品題還有爲人處麼不見道爲語助者  
焉哉乎也



解夏小叅一結結定盡大地是箇鍤鋸欄子在老僧  
手裏橫拋豎擲不知打破幾枚漆桶一解解開通十  
方無非大道路頭在諸人脚下南來北往不知踏斷  
幾網草鞋與麼與麼大難大難蘆笛一聲堪着耳又  
隨流水過前灘復舉馮山問仰山寂子今夏在下  
回作何所務仰山云鋤得一片畝下得一籬粟馮山  
云子今夏不空過仰山却問云和尚今夏作箇什麼  
馮云日中一食夜後一寢仰云和尚今夏亦不空過  
道了遂吐舌馮云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師拈云仰山一夏不空過脚露手穿馮山不空過一  
夏脚穿手露古人則日止只如淨慈一夏七顛八倒

是空過耶不空過耶良久云問姘咬薑趙婆呷醋  
上堂九十日一夏始終無縫罅拶到末梢頭有箇好  
說話作麼生長爪梵志註九經瞎眼波斯書八卦  
上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阿呵  
呵釋迦老子猶自作者神頭鬼面淨慈昨請五人知  
事一人頭首五人監收一人侍者且不按指亦不舉  
心何故風恬浪靜雲淨月明不擲金鈎錦鱗自上  
上堂舉南泉一日有僧來叅叉手而立泉云何太俗  
生僧便合掌泉云何太僧生僧無語  
師拈云王老師一鏡當臺胡來漢來固不可得而逃  
惜乎只撞着一箇叉手合掌鬼



中秋上堂心月孤圓以拂打圓相云好箇退下桶箍  
子光吞萬象燈籠露柱灑光非照境作麼生境亦非  
存且信一半光境俱忘大小盤山又却與麼地復是  
何物阿呵呵今朝八月十五日正是中秋十六十七  
十八三日好大潮諸人若到浙江亭第三柱上題詩  
四句看了託取歸來

上堂舉龐居士問仰山久嚮仰山到來爲甚却覆山  
豎起拂子士云恰是山云是仰是覆士擲露柱云雖  
無人見賴有露柱證明山擲下拂云一任舉似諸方  
師拈云小釋迦若不得拂子幾墮網羅老居士若不  
得露柱幾落機穽雖然二俱作家到了且不知山是

仰耶是覆耶

臘八上堂雪山層層雪潤冷冷瞿曇過去久矣今宵  
誰覩明星遂仰頭看天云奇哉復云低聲恐成妄語  
誑衆生

上堂舉僧問九峯如何是不壞身峯云正是僧云某  
甲不會請師直指峯云適來曲多少

師拈云九峯一箇鐵彈子若還打着者僧不被隨手  
一擊百雜碎

元宵上堂以拂打圓相云一輪月以拂點云萬點燈  
月影與燈影交輝燈光與月光互燦遂合掌云奇哉  
美哉不可思議哉何異過去日月燈明王如來



雪竇長老至上堂舉先雪竇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  
虛碧雪竇老漢大似將么界物作私己用竇云寥寥  
天地間獨立望何極果然竇却顧侍者云有人看方  
丈麼有竇云作賊人心虛不勘自敗淨慈雖則據款  
結案亦未免遭人檢點

上堂舉南泉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  
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云莫是長老見  
處麼蘗云不敢泉云草鞋錢且置漿水錢教誰還蘗  
休去

師拈云酒中下鴆蜜裏放砒二大老故一時互展機  
關你者一隊弄業識底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也未

夢見他氣息在

浴佛上堂我今灌沐諸如來提起主丈云今朝且浴  
黃面老子一箇淨智莊嚴功德聚燈籠眉間現瑞露  
柱腦後放光五濁衆生令離垢莫要塗汙他同證如  
來淨法身擲下主丈云還有證得法身底麼若證不  
得淨慈又費一杓兩杓惡水喝兩喝下座

上堂舉僧問趙州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  
性不壞如何是不壞底性州云四大五蘊僧云猶屬  
敗壞如何是不壞底州云四大五蘊

師拈云一箇無孔鐵鎚兩回當面擲出者僧若會接  
得信手一揮任是趙州眼光燦破四天下也須倒行



七步

結夏小參知幻即離錯不作方便早是作方便離幻  
即覺錯亦無漸次大好無漸次諸人還見釋迦老子  
一片腦門骨麼錯揭却了也者三錯如摩醯首羅豎  
亞三隻眼若從右眼入者正在半途從左眼入者且  
居門外從正眼入者許你住佛屋喫佛飯著佛衣肆  
口說佛非淨慈一夏甘心做箇無錢客作兒 復塞  
五祖示衆云今日結夏無可管顧諸人未免作一家  
饑遂擡手云邏羅招邏羅搖邏羅送莫訝空疎伏惟  
珍重

師拈云冷淡中設有饌寂寞裏動管絃也須是鄧師

伯始得只是猶帶些子寒酸氣味在

上堂淨慈今夏造箇無底船與諸人同遊大圓覺海  
撐底自撐拄底自拄鼓底自鼓搖底自搖逗到雲淨  
月明風恬浪靜不居此岸不住彼岸不滯中流悠悠  
颺颺其樂可謂無涯矣忽然平地激起洪濤袞翻白  
雪又作麼生乃招手云懷穩坐着

謝兩堂秉拂都寺齋上堂一人語別別到頭一人機  
橫橫到底底如今捻合來放在面前恰似箇鐵酸餒子  
橫吞豎咬一任諸人有問餒子一句切不得學五祖  
念雞冠花詩

上堂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哩



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  
師拈云趙州無柄斧子拈起劈頭一揮隨後一斲方  
圓成矣規矩中矣學者不知空聞有丁丁之聲也  
上堂南山無關西湖無蓋五百箇弄法團三成羣四  
拽隊闢耳合非東倒西播吽吽邏齋撥供則不無你  
儂橫擔主文云若要擔荷者箇法門以手掩鼻下座  
上堂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  
許夜行投明須到  
師拈云拔老虎鬚截蒼龍角豈足較二作家當時侯  
若有人不消道箇古佛古佛  
上堂雲門道佛法大有在只是舌頭短又自云長也

吽吽淨慈道佛法大有在只是口門窄亦自云闊也  
阿呵然雖如是雲門底淨慈底直是天地相遠且道  
以何爲證蠅頭螬脚鶴膝蜂腰

解夏小叅奪人不奪境喝一喝奪境不奪人作什麼  
人境兩俱奪退後退後人境俱不奪還我話頭來臨  
濟老兒四路葛藤殃害天下衲僧搭面兜頭者萬萬  
千千粘手綴脚者千千萬萬淨慈雖是他兒孫未嘗  
把口說着當此自恣之時不免將無口刀子從頭割  
斷縛作一束颺在南屏山頂儘教日炙風吹雲埋雨  
洗忽然根萌芽孽擾亂叢林又一番復舉雲門  
問僧在什麼處過夏僧云和尚合知門云我則知僧



云且道某甲在甚處過夏門云老鼠孔裏出頭僧無  
語  
師拈云猫弄鼠猿禁猴雲門固是有殺活機謀檢點  
來依舊出不得者僧話頭

佛祖讚

觀音

皎皎月沉波萋萋草江露良哉觀世音不會轉身句

又泛水像

覺而動照而寂雲淨月明波停水碧圓通觸處露全身依舊脚跟浮逼逼

布袋和尚

朝向鄞中遊暮打市裏過滯貨賣不行賴是肚皮六

達磨

西竺乳東震旦遍流毒是者漢不知賺了多少衲僧  
至今八錯七差三馬九亂



六祖夜渡

搗烟漠漠水沉沉父子相拋用賊心授了衣並連衣  
渡釘椿搖櫓到于今

維摩

倚胡床執白拂三十二人盡底籍沒却將一點對又  
殊兔子何曾離得窟

靈昭女

生不居家長不出嫁一柄笠離天上天下雖然不直  
分文只是無人着價

小佛事

能副寺鎖龕

一即三三即一算得成能事畢且道以何為驗提起  
鎖云明州鎖子是三百錢買得

連老宿鎖龕

黃連甜甘草苦鎖定咽喉如何通吐吐得出上下四  
圍鐵壁鐵壁

炳上之骨

指骨云者箇公案一無條貫本來字義炳然剛自灰  
飛火亂收拾將來救得一半畢竟如何撫骨云直不  
橫推理無曲斷



又侍者火

吹布毛與油糍我未舉汝先知將謂有力可能擔荷  
豈料半途收因結果辜負一爐文武火

珙侍者火

芝山下清溪邊拾得秃筆倒蘸龍淵着脚南屏題一  
篇奈何抵死題不全老僧爲你代書去也以火作書  
字勢云看看毫端吐光焰眼底生雲煙

立大師骨

撫骨一下云立一切法只是者箇壞一切法只是者  
个如何抵死看不破看得破絕羅籠總持參透裏面  
機見雪峯

信藏主起骨

無信根無見地說大脫空談不了義火聚任縱橫刀  
山恣遊戲到頭一句苦爲評帶角披毛行異類

燁庵主撒骨

國碎黑山光燁燁踢翻鬼窟影團團斬新收拾歸來  
也烟柳拖金鎖翠寒

曠直歲火

曠曠隨緣造選任性刈得三百八在師且不出老雪  
頭陷穽越死越生一叩印定老媼口中懸火鏡

祖印源西堂火

長祖印源曹源雖無一點半滴也要次日滔天雪



不盡三、露脚穿南山忍俊不禁對眾笑以爲苦戰第一  
火起三言麼死蛇驚起口生煙

覺上人火

覺即了不施功鐵槌生兩數時跳舞西風雖然猶在  
說三言麼

照上人起龍

我而言緊癩馬繫枯椿照而常寂黑牛卧死水無龍  
云一我系破了也歸去來歸去來

新化爐煨髮

銅頭鐵額馬領驢腮倒順剗除千萬萬零星收拾幾  
堆堆作者出手爐煨新開從前毛病到此一時灰紅

个白个青个紫个赤个以火打圓相云盡從者箇流  
出來

俱北林起靈

相庭有子真跳竈三尺然桐彈得妙一曲高山流水  
音翻然轉入無生調其人儒林傑翰梵苑三言大明義  
皇畫於象分二儀之先荷佛壠宗於髮引二鈞之際  
掃蕩目前路布發揚格外真機行百道以謙恭絕今  
時之進取忽爾夢殘胡蝶依正無差割然索斷塵塵  
是聞俱泯直得雪峯雷震龍鼻龍鳴露慘雲愁風  
水咽正與麼時身裏出門則不問門裏立身又作麼  
生曰个木人轟鑊笛泥牛跨跡過南山

南陽郡夫人及小承奉起棺



芙蓉夢破篆烟殘仙袂飄飄下廣寒暫向塵寰賦離  
別哀吟聲咽曉風酸以手弄者裏見得便知兩陽郡  
三人慕氏佩德門明訓相命世鉅賢鸞輦鳳席不足  
以樂其生象服魚軒不足以榮其死相云那裏見得  
便知直隸小承奉空秋水精神具食牛骨氣罷翫二  
十四橋風月歸者萬八千文煙雲者裏那裏一時担  
聚遂爲母子如初古之今之兩段雖殊畢竟終毫不  
隔裂破榮華閑鎖披翻富貴網羅機回位轉虎躍松  
門水揖山迎龍眠石塢正與麼時且道路頭在什麼  
處以直指驀直去絕周燕脚頭觸處是生涯四方八  
面滿空紛錯散天花

行狀

師諱妙倫號斷橋台州黃巖松山人也文號松  
山子姓徐母劉氏夢空中月明已而有娠嘉泰  
辛酉八月十七日乃生眉目秀異性姿冲朴純  
不樂世間學年十八依永嘉廣慈院宗嗣論師  
出家乃俗季父也即剃髮授禮未暮行脚首見  
谷源道於瑞岩聞室中舉麻三斤乾屎橛話頭  
起破膺之疑明年挈包謁靈隱一夕夷石鼓爲  
岩運庵對靈小參歷舉運庵平日見處師聞之  
愈疑旋次華藏過淨淳庵卧疾冒雪過長蘆忽



自念曰參禪若不徹去孰若把本修行遂發心  
背蓮經至三卷有僧問曰何不參禪去師曰手  
拙耳聾字又不識佛祖要道豈淺根小智可得  
哉僧曰六祖是擔柴漢乃得黃梅衣鉢汝若參  
得一句透勝背萬卷蓮經師由是輟經單提疾  
前栢樹子話廢寢忘食如坐刺棘中久之巡禮  
祖山值歲歉或併日不得食師裕如也因至雲  
居留夏夜忘倦脇不卽席中心憤悱或喜或  
嗔一日往見山堂閱楞伽經至或戲笑或怒罵  
蚊蚋螻蟻死有言說而能辦事必豁然有省頓

見處趙州直截為人處平昔滯水釋自是機  
鋒敏捷時同堂友虛堂愚石悅衍號稱俊絕平  
居每舉古今以相凌駕還遊四明方佛鑑道鳴  
乳竇執侍左右朝夕夾擇佛鑑多听听而笑一  
日佛鑑因舉狗子无佛性話至末後為伊有業  
識在一句微詰下語幾三十轉皆不契師再進  
曰豈無方便耶佛鑑乃舉真淨頌曰海枯終見  
底人死不知心良久聞板声赴堂下塔三級驚  
然瞥地乃徹見佛鑑鉗鎚妙密倒心事之佛鑑  
遷育王師侍行雖泥水衆底不為表襮識者莫不



器爲佛鑑題頌相付之曰弄假像真弄真像假  
裂破面門非驢非馬世上有誰親見來天台石橋  
倫侍者辭去西遊時久約翁唱無用道於吳之薦  
嚴俾師侍香翁入室舉三奩三應詰師曰無風  
起浪翁曰將爲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師曰  
天堂未就地獄先成翁刮目知待商確古今日  
增智證逮華藏見妙峰善峰於衲子少許可獨  
加賞識命典客佛鑑奉詔登徑山因再參焉  
命掌藏既復自惟曰宴安鴆毒苟勞身利衆  
吾何爲不勉持淨一年拂垢滌穢皆躬爲之佛

鑑亟稱於衆遂遊爲第二座提唱警拔萬口膾  
炙時徑山號爲多士師表儀其間咸服之嘉  
熙己亥東歸寓巾峰問道曰藏密趙公曰住  
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韜王不知王之元  
瑕公曰自己師云自己覺公於言下有省  
而白雲道學一時川驚矣庚子秋諸山舉鄉之  
祇園出世辦香爲佛鑑嗣老屋數十楹羹藜飯  
麥處之自若雖僻絕荒寒衲子無所容而過門  
扣請者無虛日一日向火次有僧正因來參師  
問曾見甚麼人因曰曾見短蓬和尚來師曰短



蓬室中舉甚話因曰如何是塵塵三昧鉢裏飯  
桶裏水師曰作麼生會因曰不會特來見和尚  
師擲火柴頭示之因禮拜曰恩大難酬袖紙乞  
語師作偈曰相逢舊剎間來端拋下柴頭君自  
看火種星兒如搆得諸方却被老兄瞞因辭  
車嶺所自葉庵報道人曰今夜有猛虎來汝各  
自回避隨火焚其庵徑歸鴻福延壽堂坐脫  
後有自中都回者過酌水嶺遇因問曰庵主何  
處去因曰我過天台去客歸乃知己遷化矣或  
以告師師曰我當時悔不痛與一頓其接人得

力如此三年遷瑞岩師慨然曰空照故家父矣  
不作飭躬力行吾其敢怠乎日勤槌拂法席滋  
盛揚聲叢林者自以爲厭滿至則歇然若不足  
時有時賜繼一處士郭公號天台耆旧雅意禪  
學慕師重名趨而就弟子列日來授道之旨閱  
時既久執禮益勤是不有大過人者以若此而  
佛鑑尚無恙喜其類已嘗師畫像題其上曰轉  
喉觸諱開口成禍黃檗樹頭討甚密菓出咄々  
累我累我其師資胙合如此說法餘暇尤留情土  
木堂宇圯陋皆撤而新之居九年今 大丞相



秋齋賈公鎮淮閫稔聞師名以功德國清招致  
師固辭疏劄敦迫乃行學徒竭蹶趨風惟恐後  
戶外之屨常滿人物視諸方為最盛乃捐囊橐  
建衆寮扁日琪林以延來者又捺海塗數千頃合  
港之際人皆為難師冒風濤默禱取法衣鎮之  
遂截為膏腴建閣立庫成不磨之基寶祐丙辰  
九月被旨遷淨慈既至執事者遽以廩匱告  
師曰衲子為法來耳諸方豈無飯耶乃持鉢行  
化時觀相節齋趙公使兵姦廩為憫大家巨  
室聞風委施丞相尚留維揚給助逾厚捆載

未歸無情容得色寺田旱澇頻歲儉收師數唱  
衣鉢貸糶憐億不足寺之耆宿曰皇太后舊  
有中元普度會事告師師遂聞于晉庵中使  
楊公奏復故典及設會之夕細雨陰雲空中  
影像雜沓鱗萃見者凜然上聞之賜內籙  
米數伯碩自是錫賚日優斯會衆為永式景定  
庚申大丞相履齋吳公召師翌日見而夜夢  
老僧奮臂對其說瀆公退朝及見師謂其已  
知涅槃臺上工夫公喜甚館留竟日師直然  
忘形歛袖議論與夢中老僧肖焉自後扣請益



勤致禮益重惟師任大法之寄方將闢公道塞  
倖門以惠遠學志未及施而鼻間之疾作矣師  
雖卧疾而接納畧无倦容遇有扣請者必盡底  
蘊而後已臨終日本三僧繪師頂相請讚師筆  
力猶勁復爲衆入室舉四大久離話微詰圓活  
機不可測繼染書遺令大丞相與藏密大  
監趙公丞相亟遣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  
於淨慈師笑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復寫四句云  
來也擇双拳去也伸兩掌透得者一關藕絲牽  
玉象石趺坐而逝享年六十一臘四十四景定

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學者請于都省奉  
身塔於寺之西偏小師若斯若虛募中殿  
宰府賜錢成之日本國參學僧正見航金拾兩  
未命工刊師語錄不行師爲人樂易慈順顧雖  
少文而於佛祖關鑰探微闡秘視從上宿師誠  
不多讓每一語之出必四海樂聞故志道之士  
從之猶水就下此可以力致哉旣寂莫不痛心  
疾首蓋其繫大法之輕重六



大木宗

偈頌

與若虛新戒付衣

靈山密付少室親傳或長或短或方或圓直下若能  
提得起優曇一朶瑞祇園

西巖

恠石嵌空濺碧流從來無路與人游莫嫌立處孤危  
甚要與東山作對頭

牧溪

百草頭邊意已賒鞭繩放下卧五沙覺來古岸東風  
急橫笛一聲山日斜

了翁

偈頌



踏斷草鞋拘折主丈徹底風流是挑不上擬問如何  
劈面便掌

笑堂

冷地無端錯喜歡卻將鴟吻對門安引它鑊作面皮  
漢千里聞風也破顏

無雜

平常用處黑漫漫十二時中沒兩般大小趙州童兒  
漢斧頭返被蛙虫鑽

懶散

一味放落魄誰人奈得何忽然刀斫手依舊着塵沙

月窻

曲曲彎彎他明明白白中當軒開闔處一滿無誰通

寄人

去年共遠澗濱行話盡山雲海月情芳樹幽禽尤記  
得風前時作兩三聲

示舜上人

古鏡未磨黑似漆及乎磨後也模糊忽然打作百雜  
碎笑倒當年舜老夫

斷溪

絕消息時消息不流通處流通未達曹源因與依然  
兩段不同

夢庵相士







是上人住此相聚一夏幸目可憐三念然袖香懷香  
來云法語三不要長篇短句呵呵上人所未有何法  
所重云何語三不聞云乎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  
與人起此說話早是爲蛇畫足了也今更恒切切  
何異將死雀就地上彈未免癡則新語以盡其請金  
山三景一焦山山果寺千人萬人題只是忽地向此  
一司一下打失鼻孔方知山楚蒼藤不少更言更落  
二三却好問取金山和尚

宋一人求語過太白

即教而教曰止即香而朗曰觀此是天台智者大師  
玄言也活潑轟轟幾百年探其玄者多得其旨者少

軍山果上人雖則窮玄達旨惜乎曾以信懷隱隱之  
徒遂以法遠方明究教外別傳之要端來觀峰必欲  
直登堂奧其奈欲速而不達一日懷香求語過太白  
訪滅翁三見其語峻氣豪未敢與言且引一徒爛焉  
蒸而問之曰何名止觀止者是誰觀者云造物苟能於  
此眼目定動只明得教意更有祖意在言三不見信問  
已廢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巴陵云雖寒一爐鴨寒  
下水還有老漢好與三十上人上人但與麼舉

日本僧以生死求語

三外言六無常迅速之病僧入門教子無有不曾道者  
又平問他語爲生耶胡爲死耶一答三雙口如不



若只與二國行却及遍四天下又濟甚事一日又有一  
弟子到口不能語手却會書乃知承旨曰公國因有  
頭語示于天死生語未竟鏡舌要知生從何來死從  
於父母示生前家裏究竟要知死向何處云處住於屋  
人敢後研窮一二時云處所來空云處所來云云換  
看真孔便知天處心處已與汝三十棒也云云云不  
然且曰元徑山圓照蓋蘇參取

示小師丹侍者

出家兒要學不丈夫事業須美大丈夫志氣若果如  
所言何患不到祖師闍域豈不見歸宗因小師辭問  
甚處去討口牙也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不妨於佛

歸宗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有一味禪因甚不與  
面皮厚多少僧云如何是和尙味禪望此乞食歸  
宗便打傷墮傷醋僧云會也會也棺木裏瞠眼歸宗  
曰道來道來老牛舐犢僧擬開口啞子喫蜜歸宗又  
打大好一味禪一狀領過吾有不孝子若舟志氣雖  
有事業未成一日來辭往諸方去乞語爲警策老僧  
主文雖在身裏且不似歸宗胡揮亂打待子踏破幾  
緇草鞋稍知痛痒歸來却爛與一頓淳祐戎式開爐  
日住瑞巖老拙書

示儼上人

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十字街頭石敢當此



是尋常山僧布施學者一轉話上人初來聞之似疑不疑似信不信舉起如透金圈放下如吞栗棘由是無奈何炷香請為解註未免向白帟寫黑字解註一漏驀然於此憤發管取穿三世諸佛鼻孔換六代祖師眼睛刮天下老和尚骨髓也

小簡禪人

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此則公案流落蓁林二千餘季知它死了幾箇活了幾箇老漢室中常奉此語有敬簡禪人進前拈出倚天長劍也不易得在欄旣已在手何患不橫施逆用也雖然臨濟第四句子切須記取

自贊

崇德圓老請

無圓位中一毫難狀於第二門有箇模樣長安城裏卓紅旗馬蕩峯頭翻白浪更要不顧是籍沒一切人家財猶要弄白帳

雪山梵老請

握三尺鐵震一聲雷剛把密旨翻作禍胎流落西村李翁田地上萊林又是一番災

真如靖老請

夜叉心菩薩面動則雲翻大野鬼惡懼聞靜則練絲長溪人皆喜見有一道迷竟呪三千里外學念者也



靈驗

治平壁老請

似馬無駿似牛無角描摸出來非常大錯錯錯萬古  
一崖倚寥廓

支提宏老請

搭一隻手揮三尺鐵天下初偕望風膽裂豈料豐干  
院裏撞着箇面頭魔孽盡把家私俱漏洩却向玉融  
側童峯前對人點眉背地吐舌

連雲樞老請

密運玄樞恢張要旨名邈得來成甚面蒲若具金毛  
獅子子請訛豈止三千甲

慈恩涇老請

兩耳全瞶雙目半昏涇清渭濁誰與辨論只麼厮涇  
渚狼藉破沙盆有箇不唧留底剛要面前塗糊背後  
揩抹黑漫漫地恰似雲屯挂向壽峯頂上往往喚作  
南山古樹根

精嚴昂老請

軒昂氣宇矍鑠精神木雞驅成鸞鳳芻狗逼作麒麟  
世上知心能幾人

寶藏主請

乾之下坤之上有一寶無異相剛地描摸出來便見  
許多模樣引一切人到面前學筆鬼丁帳



月藏主請

頭盧突兀面孔鱗皴剛把一莖燈草對人秤作半斤  
阿呵呵從教道月明照見夜行人

埴知客請

寒巖其骨槁木其形解語非舌能言非聲埴埴立於  
未立氣質成於未成自者般伎倆也有人描摸上丹  
青

若揖請

兒兮蘚石形兮雲松口捷如啞耳聰若蘆布重網無  
明山上蕩一楫煩惱海中呌五日後也有箇弄脫空  
水底放出泥大虫

友方請

怒具慈悲喜懷憐酷指方爲圓拗曲作直不特鑿石  
栽花兼要堆雲種竹五五合成三十六好彩是汝不  
學他學他和汝入地獄

淨惠教老請

霜茁其巔雲橫其肩眼無一角鼻少半邊太湖水底  
走馬洞庭山上撐船天下衲僧名不得狀不得取不  
得捨不得一齊喚作教外別傳

觀音觀老請

眼無筋頭無腦是箇非箇併除佛兮魔兮俱掃須彌  
山折筯挑來眉毛上懸挂恰好是誰識他觀音長老



瑞巖衆行者請

米裏有蟲麥裏有麵非是老盧何曾覩見見不見八角磨盤空裏轉

壽首座請

聚桶一枚無大得大鼓合聚林翻成口過有語不勘玄機有棒不打鐵磨南屏今日開眼放一箇咄咄咄

日本雲上人請

山頭雲天上月雲月有殊光影無別此是吾端的不許見不許聞大唐國有人必能辯必能別不妨捲去挂向大溪頭教他幾箇橫論豎論東說西說

日本門上人請

須彌繞白日碧落穿紅霞喚作真則錯喚作相則差只此一門難摸索賺他幾箇失脚走天涯

日本見上人請

一見便見一得水得有影無形易辯難識大唐不許藏蹤日本那容隱迹扶桑夜半日頭紅不妨背手拈起一觀決定頭斜面曲鼻橫眼直









